

一九八八年法國政情回顧

蘇秀法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組召集人)

一九八八年法國第五共和第五屆總統由密特朗當選蟬聯，雖是早已預料的結果，但是長達數月的激烈競選活動，好像一幕巧妙編寫的戲劇，翻雲覆雨，異象橫生，直到現在，法國仍未從這場激盪中全然恢復。極右派民族陣線領袖勒班在選舉中造成「政治地震」，共黨候選人的一敗塗地，前總理戴高樂黨領袖哈克令人目瞪口呆的落選，最後國會選舉，右派又喪失了主導的地位，而社會黨並沒有贏得絕對多數，這一矛盾結果，可說是一九八六年「共治」局勢之後的又一「政治異象」，它對法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和後果？是本文探索的主題。

密特朗連任總統，以個人形象取勝

一九八八年春天法國總統選舉，密特朗 (Francois Mitterrand) 以百分之四三點八一的選票，擊敗得票百分之三七點二八的席哈克 (Jacques Chirac)，當選連任，兩人得票率僅有百分之六點五三的一些微差距，但在法國選舉史上可稱得上是壓倒優勢。在一九七四和一九八一年的兩次總統選舉中，勝與敗僅相差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的選票。如果要找到與一九八八年勝敗得票率相似的情況，則必須回溯到一九六五年法國第一次舉行全民直接選舉總統時的結果，當時戴高樂以百分之十的得票差距領先密特朗，廿三年之後，戴高樂的政治繼承人竟敗在他當年敗將密特朗的手下，這是始料所未及的。

回顧法國在一九八〇年代，特別是自從密特朗一九八一年當選總統以來，經歷了很多變遷，這些變遷使二十三年持續而穩定的「戴高樂時代」告一結束。

二十三年來都被迫居於反對黨地位的社會黨，於一九八一年掌握政權後，便迫不及待地實施一套「改變世界」的偉大計劃，推行大規模的企業國有化政策，使法國的經濟遭受嚴重的傷害，①三年之後，社會黨不得不收斂他們的野心，向殘酷的現實低頭

註① Phillip G. Cerny: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 test of power: The Mitterrand presidency eighteen months 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July, 1983, p. 206.

。最後三年，亦即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遂改採較為保守而實際的經濟政策。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六月，法國政府又經歷了所謂「共治」時期。一九八六年三月，法國國會舉行大選，中間——右派聯盟在國會五七七席中獲得超過半數的二九一席，^②仍有兩年任期的社會黨總統密特朗，面對此一新的情勢，必須依照人民的決定，任命中間——右派聯盟領袖高樂黨人席哈克為總理，於是法國便成為左派總統，右派總理的「共治」局面。席哈克組織政府，其政策與左派總統的政治理念自然相去逕庭，但是「共治」既是人民的意願，密特朗多少以低姿態出現，對席哈克政策的反對，也祇限於間接的批評和拒絕簽署內閣政令，這種作法並未真正削弱政府的權力，席哈克仍能推行其自由經濟政策。但是，依照第五共和憲法，在處理外交國防政策上，總統握有較大的權力。不過，總理也宣稱，在「共治」的新情勢之下，總理在外交國防政策方面也可行使若干權力。因此，一九八六年東京高峯會議時，席哈克堅持與密特朗同時出席。^③

「共治」的優劣現在尚難作一確定的評估，在第五共和憲法下，共治當然可行，但是總統和總理各屬不同甚至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政黨，自然是反常的現象。總統決定政策，政府負責執行，才是第五共和憲法的邏輯。前總理巴赫（Raymond Barre）就持這種主張，他曾公開反對「共治」，認為一九八六年選舉社會黨在國會失去多數以後，總統就應該辭職。不過，席哈克和密特朗都覺得這個特殊情況對兩人都有好處：對密特朗來說，他可以與日常政務保持距離，而仍能保有總統的權威，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地位的確提升了他的聲望，使他最後於一九八八年贏得總統連任；對席哈克來說，他在總理任內，建立了國家領袖的形象，終於成為一九八八年最有資格的中間——右派聯盟的總統候選人。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六和五月十日的總統選舉和匆促緊接的六月五日和十二日國會提前選舉，其後果所產生的震撼和「異象」多少使密特朗總統的勝利蒙上一層陰影，但是否會留下深遠的影響？現在尚難逆料，不過，可以斷言的是，法國的政治制度已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法國歷史上最大的分水嶺，因為：

- 一、在第五共和的全民直接選舉中，第一位總統連選連任；
 - 二、第五共和卅年的壽命，戴高樂黨第一次不僅在總統選舉時遭到最屈辱的失敗，而且還喪失了最大右派政黨的優越地位；
 - 三、第五共和總統自己的政黨第一次在國會中沒有得到絕對多數席位。
- 無論從那一方面衡量，這三項「第一」都構成了一個劃時代的「三重奏」。
- 密特朗的勝利源於兩大主要因素：一是極力淡化意識形態，以個人形象取勝；二是保守陣營各派系的不能合作，予密特朗可

^{②③} D. Leonard and R. Natkiel: World Atlas of Elections, p. 52.

^④ Washington Post, Mar. 29, 1988, p. A16.

趁之機，尤以後者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常是法國過去選戰中辯論的焦點，一九八一年總統選舉時，密特朗的競選策略尤其帶有濃厚的派系色彩，而在一九八八年的選舉中，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之爭並不突出，在經濟、政治上反而出現若干共識，如鼓勵投資、加強研究發展、放眼歐洲單一市場等。^④密特朗在七年總統任內，一直保持穩健作風，尊重憲法精神，採取務實政策。在選舉活動中盡量爲自己塑造出謹慎穩重的形象，指責席哈克過於「偏激」，「有暴力傾向」。自己則以超黨派的姿態出現，以溫和的口號呼籲全法國人團結起來，一致迎向「一九九二年的歐洲」，這個口號確實有震撼法國民族靈魂的力量。密特朗從不否認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表示繼續支持社會主義。不過，他清楚地將他自己和社會黨之間畫出界限。因爲他需要爭取中間派和其他左派的全國性廣泛支持基礎，必須明白地表示他是置身於政黨之上。此外，密特朗的政治思想近年來已趨溫和，尤其在一九八一年社會黨經濟政策失敗後，他所喊出的是「現實」、「適度」、「和諧」的溫和口號。同時近二十年來，法國政局一直在政黨鬭爭之中，難有長久的穩定，人民渴望一個穩重而可以信賴的人出而領導法國，密特朗就是以這種「超然」和「穩健」的個人形象，贏得法國選民的信任而當選連任總統。

相反地，出現在法國人之前的席哈克，是一個年輕勇敢、精力充沛而毫無妥協餘地的右派後起之秀，他雖因精力充沛而贏得選民的愛戴和尊敬，但是他過去的某些政治作風，卻無法獲得選民的充分信任。

其次，保守陣營未能充分合作，席哈克和巴赫原來同屬國會的多數黨，竟分別參加競選，分散了票源。在第二輪投票時，巴赫雖呼籲其選民支持席哈克，但傷害已經造成，加上本身缺乏戰略，既未事先注意社會黨政策的逐漸轉向，掌握了民心，又未及時統合極右派民族陣線的力量，爭取游離選票，導致最後失敗。密特朗就此又一次贏得總統的寶座。

密特朗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這位冷靜的策略家老謀深算，在法國政壇翻滾了五十年，才達到萬無一失的地步。

左派重掌政權，組織少數黨政府

密特朗的勝利，結束了二十六個月的「共治」時期，席哈克政府辭職，社會黨內最具聲望的第二號人物溫和派何卡（Michel Rocard）受命組織政府。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密特朗又下令解散國會，^⑤提前舉行國會選舉，顯然密特朗認爲挾總統選舉勝利的餘威，必能席捲國會中的多數席位。選舉於六月五及十二日分兩輪投票舉行，結果社會黨及其他左派得票僅百分之四八點

註④ *Le Monde*, 8 avril, 1988, pp. 7-9.

註⑤ *Le Monde*, 17 mai, 1988, p. 8.

六六，中間——右派合得票百分之四六點八三，共黨得票百分之三點四二。在五七七席的國會中，社會黨僅獲二七六席，中間派戴高樂及其他右派共二七一席，共黨減為二七席，極右派民族陣線僅一席。^⑥以上結果顯示，社會黨並未能控制國會多數，密特朗的勝利，並不就是社會黨的勝利。何卡二度受命組閣，祇能組成少數黨政府，這是第五共和從未發生的情況，何卡政府必須在將來的國會中爭取所謂「戰術多數」地位，也就是必須取得其他非社會黨議員的支持。

左派重掌政權後，「走出共治」、「邁向開放」的耳語，立即進入了法國的政治辭典，密特朗的構想是勸誘中間政黨人士「上船」，但由社會黨人「撐舵」，這就是社會黨所謂的「向中間開放」政策。密特朗深知一黨獨大的局面，勢必重燃左、右兩派的怒火，如果開放政策成功，密特朗不但可以避免這項法國政壇的世代衝突，而且可以達到分化中間派的目的。

「向中間開放」政權在法國並不是什麼新鮮理念，前總理季斯卡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即曾表示要克服歷年來「兩個法國」之間政治決鬥——即左、右兩大政治陣營的歷史對壘。^⑦但是直到現在，總統選舉仍然脫不了左、右之爭，即令在「共治」時代，也是左、右對立的形勢。密特朗在競選活動中曾經表示，他將利用代議政治的功能，使法國的政治轉向中間路線。在一個政治兩極化的國家，成立一個中間路線的政府是一項艱深的政治藝術，密特朗將這個任務交賦予社會黨中的溫和分子何卡。何卡是一個活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反對強硬的傳統社會主義立場，曾對密特朗推行企業國有化政策，大加抨擊，並譏之為「食古不化」。密特朗選擇其長期政敵而又是溫和分子的何卡為總理，可謂明白指出了社會黨執政採取的行徑，無異是向中間派示好。

何卡接任總理後宣稱實施平實政策，倡議「日常民主」，改善日常生活品質，保護弱者和缺乏特權的人。他說社會主義少數黨政府考慮的重點不是「一半法國人與另一半法國人對抗，而是全法國人的」。^⑧何卡組成的第一屆政府祇包括三名中間人士，輿論界描述為「小步」開放，^⑨國會選舉後，六月底籌組第二屆少數黨政府時，力圖「大步」落實開放政策，雖然開放的鑼鼓響徹雲霄，仍祇有六名中間派人士願意參加政府。其中有索亞松 (Jean-Pierre Soisson) 出任勞工就業訓練部長，這是一個頗為重要的職位，索亞松是中間派偏右的中心人物，與前總理巴赫的關係甚深，密特朗有意經由巴赫打開向中間開放的通路，巴赫已被認為是密特朗隱藏的「暗中合夥人」。^⑩此外，饒希 (Jean-Marie Rausch) 掌外貿部，是中間派頗具影響力的一分子。何卡新政府雖已延攬中間派人士入閣，也有其他左派參加，但主要部長職位仍由社會黨人控制。同時，重繪「政治地圖」，也不能

註⑥ *Le Monde*, 13 juin, 1988, p. 1.

註⑦ *Les élections de 1981 et la politique du gouvernement*, Verlag Moritz Dieterweg, Berlin, p. 24.

註⑧ *Le Point*, 3 juillet, 1988, pp. 24-25.

註⑨ *Le Point*, 20-26 juin, 1988, p. 25.

註⑩ 同註⑨。

一蹴可幾，需要時日，尤其重要的是「開放」應該是政策的開放，而不單是對人的開放。一個少數黨政府能否繼續生存，要看大多數政黨的議員是否聯合一致支持政府的不信任案。以目前的情況推斷，國會中的共產黨、中間右派、中間派以及戴高樂黨議員不可能齊心聯手對政府投下不信任票，何況在野各黨內正在醞釀意見分歧，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總而言之，法國經過「共治」一段政治曖昧不明的時期之後，由於左派社會黨重掌政權，祇能組成少數黨政府，法國又進入一個政治難以穩定的時期。

保守陣營分裂，戴高樂黨式微

保守陣營係指極右派、右派（亦即戴高樂派），及中間派而言。

早在法國大革命以前，即有三個意見對立的傳統右派：原為保守黨現為天主教的純保守派、經濟自由主義派、崩納巴派（Bonapartiste）。③雖然這三個派系的歷史延續至今，似乎有些牽強，但各個不同右傾派系之間的敵對情況，已在一九八八年的選舉中獲得充分證實。

首先是極右派民族陣線領袖勒班（Le Pen）角逐總統，獨得百分之十四以上的選票，顯示法國有歐洲最大的極右政黨，但在後來的國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其得票又減為百分之九點五，使人認為「勒班現象」可能已經熄滅，然而勒班陰影無疑地已存在於法國社會的深處。分析勒班的成功是以動員選民對外國移民的仇恨和對失業的恐懼為基礎，他競選的口號是「把法國還給法國人」，認為移民和失業是災害的「孿生力量」。勒班的票源來自：反對外國勞工及移民的工人階級，反對左右兩派意識形態模糊不清，對現有制度不滿，對未來感到憂慮而產生反抗心理的中產階級。因此，有人認為勒班的「政治現象」是選民因反抗心理而冒險地在第一輪投票中投他一票，在第二輪投票選民必須認真選擇自己的代表，民族陣線的得票大減，僅有一名議員當選，而且不是勒班本人。但是，也有人認為是選民對法國政壇不滿所發出的警告，這項警告可視為是一個定時炸彈，雖然沒有爆炸，但應該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另有很多保守派的政治家認為民族陣線的成功是密特朗的「傑作」，因為密特朗在一九八六年將選舉制度改為比例代表制後，民族陣線在國會選舉中始獲得三五席，密特朗早已計畫在保守陣營中散播分裂的種子。④無論如何，勒班的這一股政治亂流似乎應被診斷為右派危機的一項頗具意義的嚴重徵候，不但促使右派分裂，也使整個法國政壇受到傷害。中間派政黨以法國民主同盟（U.D.F.）為主流，一般認為是中間偏右的政黨，此外還包括共和黨（P.R.）、社會民主黨（

註③ 拿破崙的支持者。

註④ J. Jonathan Marcus: "France: The resurgence of the Far Right", *The World Today*, Dec. 1984.

C.P.S.)和社會激進黨(P.P.S.)共四個黨派。^⑤這四個中間派政黨雖然也在一九八八年的大選中遭到敗績，但在國會中失去的席位較戴高樂黨為少，這是他們自一九七八年建黨以來第一次在國會中的席位多於戴高樂黨，保守陣營的平衡因之有了改變，中間派成爲國會中的強勢反對黨，對素爲保守陣營主流的戴高樂黨自然是一大打擊。在一九八八年大選期間，共和黨創辦人季斯卡成功地將中間各派系與戴高樂黨結成選戰盟友，但選舉結果一經宣佈，聯盟即告分裂，共和黨領袖勒沃塔(François Léotard)重申繼續與戴高樂黨結盟；第四共和基督民主黨的「後裔」社會民主黨立即表示與中間派的其他各黨分手，要在國會中自成一派；而前總理巴赫的一小撮支持者經不起密特朗「開放」姿態的引誘，接受了社會黨政府中的二流部長職位。巴赫意圖將中間勢力組成一個具有關鍵性的黨派，就像西德的自由黨(Free Democrats)，制衡於左右兩派之間。^⑥不過，中間各政黨在社會黨和戴高樂黨左、右兩邊的爭取和壓力下，能夠携手多久，尙難逆料。

其次，由於保守陣營的主流政黨不能協調，未能推出共同的候選人，致使席哈克和自稱獨立保守派的前總理巴赫各立門戶，分散了票源。在第一輪投票中，席哈克領先巴赫，但其得票率僅百分之十九點九，^⑦大出意料之外；第二輪投票席哈克得票竟低於百分之四十六，^⑧創下三十年來右派得票最低的紀錄，保守陣營遭到慘敗，使法國政治派系中一半的實力陷於難以恢復的危機。縱能恢復，亦可能被摒棄在政壇的角落一段相當長的時期。這次的危機，使保守陣營一分爲三：戴高樂黨、法國民主聯盟之下的各中間派系，以及極右派民族陣線。三派中尤其以戴高樂黨的危機最具關鍵性，因爲戴高樂的沉浮對法國民主聯盟和民族陣線都具有潛在性的影響。

在第五共和早期，戴高樂能夠連續執政，固然是由於非共黨左派的分裂和無能，而最重要的還是因爲戴高樂個人的英雄魅力。戴高樂黨之名來自戴高樂本人的英雄形象，戴高樂黨的意識形態也直接反映了戴高樂本人的特色：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反對超強，擅長動員羣衆力量的羣衆主義者，強烈的國家主義者，偏向於干涉主義但不一定是保守的右派。在戴高樂領導之下的戴高樂黨和第五共和根本就是一體，但在不同的情勢中和不同的領導者之下，戴高樂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政黨？無法預測。一九六九年四月戴高樂離開政壇，戴高樂黨也隨之日漸式微。一九七四年罷畢度(Georges Pompidou)在總統任內逝世，戴高樂黨總統候選人夏邦德瑪(Jacques Chaban-Delmas)因戴高樂黨後起之秀席哈克的拒絕支持而間接幫助了中間右派共和黨人季斯卡

註⑤ UDF—L'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 PR—Le Parti Républicain, CDS—Centre des Démocrates Sociaux, PRS—Le Parti Radical Socialiste.

註⑥ Alfred Grosser: "Le jeu à la française," *Le Monde*, 13 août. 1988.

註⑦ *Le Monde*, 26 avril, 1988, p. 1.

註⑧ *Le Monde*, 10 mai, 1988, p. 1.

當選總統。一九八一年，這一幕分裂的戲劇又重複上演，席哈克拒絕支持季斯卡而使密特朗獲勝，為社會黨在隨後的國會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優勢鋪好道路。

早自一九七四年龐畢度總統病故，第五共和的聲威即開始減退，隨著時光的流逝和世界局勢的演變，戴高樂黨人也已經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特徵，改變了政治路線，偏離了國家主義和干涉主義而轉向自由經濟主義，支持歐洲統合，主張歐洲共同防禦，戴高樂黨已不再有明顯的形象。這些根本的轉變使傳統的選民感到格格不入，因此，戴高樂黨不再有穩定的選民。於是，戴高樂黨的傳統派如巴斯噶（Charles Pasqua）等人揮不去當年戴高樂黨在強人領導下的美好記憶，渴望回到「羣衆主義」的春天，這位曾是席哈克內閣的內政部長，認為必須努力於歷史的尋根工作，重建羣衆基礎。但是，席哈克總理任內的財政部長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也是當年企業私有化的策劃人，則認為戴高樂黨應該迎向新的前景，支持自由主義經濟，與其他中間偏右盟友緊密結合，以擴大羣衆基礎。

殘酷的事實證明，傳統的戴高樂主義理念無法適應一九八〇年代的需求，一個羣衆主義的政黨需要一個具有魅力的英雄來領導，戴高樂的馬靴對席哈克並不合適，這也是戴高樂黨在一九八八年選舉中失敗的部分原因。戴高樂黨的若干領導人士已公開討論到黨應該更爲民主，更有人暗示席哈克應該讓賢。席哈克內閣時代的社會事務部部长色甘（Philippe Seguin），曾說，戴高樂黨還有其他很多事要做，不應該祇忙於組織席哈克的總統競選。這位被認為可能是戴高樂黨改革者的口氣，顯然是在向席哈克的領導挑戰。

直到今天，戴高樂黨仍然是法國最有紀律而且是最大的單一政黨，但是它已逐漸衰退，過去的強勢地位也明顯的受到威脅。

罷工事件接踵相繼，何卡政府面臨考驗

何卡上任剛滿六個月，他的經濟緊縮政策，凍結公務員薪資直到一九九〇年的決心，引發了一場社會風暴，罷工事件接踵相繼，使社會黨政府備受打擊，面臨考驗。令人驚異的是這些打擊並非來自執政黨的政敵——右派或中間派，而是來自工資較低，在兩次選舉中堅決支持社會黨，而使密特朗蟬聯總統，又使社會黨重掌政權的忠實選民。

首先點燃罷工火種的是醫院護理人員和衛生工作人員，隨即電視臺記者、郵務、電力、鐵路工人、地下車和公車司機、航空公司地勤人員、教師等相繼加入。罷工時間由一、兩天到一、兩個月不等，有些甚至走上街頭，僅巴黎一地每天有七、八萬人以上。罷工的目的很單純：增加薪資。⑩這是近十一年以來法國各工會聯合號召的第一次全國總罷工。罷工的理由是私人機構都已

加薪，公務人員自應跟進，而法國通貨膨脹已達約百分之二點八，公務員的購買力已日漸削弱，薪資增加的幅度至少要與通貨膨脹率相當。正當法國國內罷工迅速蔓延之際，法國駐加拿大、美國和若干亞洲國家的外交官和使領館工作人員，因抗議政府減少房租及其他津貼，也罷工兩天，這是自一九八八年八月廿六日法國政府宣佈減少駐九十四國外交人員津貼以來的第三次罷工。^⑭罷工風潮已迫使社會黨和共產黨公開攤牌，十二月初何卡總理在國會中指責共黨是罷工事件的罪魁禍首，共黨也毫不隱瞞地表示，如果罷工事件得不到圓滿的解決，何卡政府將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市鎮選舉中，遭遇更大困難。^⑮

在罷工的風暴下，共產黨突然出現在政治舞臺的中央，並不令人驚奇，他們將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選舉中一展政治實力，也在意料之中，因為對法共來說，地方基層的市鎮選舉遠比總統、國會選舉來得重要。在上次的國會選舉中，法共已獲全國選民百分之十一以上的支持，現在正是他們在地方基層，尤其是在左派各傳統根據地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時機。爲了達到此一目的；法共已催促社會黨與之締結新的「選舉聯盟」，以便兩黨在市鎮選舉時提出共同的候選人。由於社會黨正在推動向中間開放政策，擴大支持基礎，對共黨的「選舉交易」尚無同意的表示，因此，法共終於亮出了「殺手鐮」——罷工，先給社會黨一點顏色看看，既可警告政府審慎考慮其經濟緊縮政策，又可促使社會黨在市鎮選舉中與共黨充分合作。社會黨固然在選舉中可以奪取共黨的部分選票，但也需要共黨選民的支持來共同擊敗右派的候選人。另一方面，在開放政策之下，社會黨也可能與中間派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究竟如何是好？將是令何卡頭痛的問題。

罷工使交通和公共服務中斷，人們日常生活發生困擾外，受損最大的是法國經濟，根據法國「僱主聯盟」(Patronat)的估計，這次全國罷工已使法國經濟每天約損失八億法朗(合美金一億三千五百萬元)。^⑯這一罷工浪潮，頓使何卡總理在民意調查中的聲望急速下降。

但是，何卡總理對新喀里多尼亞島(New Caledonia)問題的處理，一致認爲可圈可點。他藉喀島事件這一個案，作爲開放政策的實驗，邀請反對黨中間派人士前總理巴赫就該案舉行磋商，證明他願與在野黨修好。新喀島是太平洋上法屬島嶼，島上土著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要求自治，與歐洲移居島上的白人發生流血衝突，幾乎釀成內戰，何卡成功地與島上反對派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將新喀島問題付諸全民複決，如獲贊成，則新喀島於十年內舉行公民投票再決定其命運。何卡這項成就曾在一九八七年八月廿四日的內閣會議中獲總統密特朗的嘉許。祇可惜同年十一月六日的全民複決，投票率僅百分之三七，何卡的成

註⑭ OFBIS-WEU-88-192, Oct. 21, 1988, p. 16.

註⑮ Financial Times, Dec. 2, 1988, p. 2.

註⑯ 同註⑮。

就乃因此而大打折扣。

在全民複決投票之前，法國於十月二日完成了地方選舉，除巴黎以外的本土各省及海外屬地都同時舉行投票。地方選舉結果並未使左、右兩派的政治情勢有任何基本改變，左派席位稍有增加，反對黨穩住了陣腳，仍居優勢地位，但是兩輪投票中的投票率都未超過百分之五十，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低的一次地方選舉投票率，何卡政府在地方議會中的實力雖略有增加，但因投票率奇低而毫無光彩。^②

何卡的另一考驗是一九八九年總預算案的通過。當預算案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國會提出時，除了社會黨議員外，遭到所有其他政黨議員的反對，在五七七議席中，社會黨祇有二七六席，何卡幾乎不得不用憲法條款將預算案訴諸信任投票解決。最後共產黨廿七名議員以「不能和右派的態度相混」為由而棄權，幸得共產黨最後一刻援手，預算案始獲通過。^③

目前擺在何卡任期中最大的挑戰便是經濟和失業問題。最近傳播媒體報導了有關法國經濟的官方數字，顯示法國經濟成長的速度遠較預計中的快速，並預測一九八九年的經濟成長率可達百分之三點五，^④與一九七九年以來，法國經濟成長率僅百分之二相比較，自然是對何卡政府一項有利的因素。但是失業問題的解決，却不能令人樂觀，最近一項經濟預測研究顯示，法國在一九九五年的失業率將由現在的百分之十增為百分之十三，到二〇〇〇年時，失業率又將增為百分之十六。^⑤所以至少在今後十年內，法國的失業人口將有增無減，失業人口的增加必然對政府造成壓力。

密特朗和何卡在競選時都曾一再表示，為了迎接一九九二年歐洲單一市場的來臨，法國應該做好準備。一旦歐洲成為藩籬盡撤的單一市場之後，各國之間的競爭勢將更為激烈，如何因應？亦將是何卡政府的另一大考驗。

在可預見的將來，何卡政府的命運掌握在國會一個不穩定因時制宜的多數的手中，那麼，法國是否又會回到第四共和國會混亂、政府更迭頻繁的時代？那就要看密特朗如何打他的「政治牌」了，他可以避開衆目睽睽，在政治舞臺的幕後以勸誘、「交易」的方式向中間派推銷其開放政策，爭取合作，密特朗是第四共和下磨練出來的人物，他曾是第四共和的國會議員，並曾在第四共和多屆政府中擔任閣員，他是第四共和的真正過來人，他深知如何因應類似第四共和的政治情勢。

總之，一九八八年的兩次選舉，將法國又帶到一個新的政治領域，法國的政治實驗，似乎永無止境！

（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廿三日完稿）

註① *Financial Times*, Oct. 4, 1988, p. 2.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8, 1988, p. 9.

註③ *I.H.T.*, Nov. 28, 1988, p. 7.

註④ 歐洲日報，一九八八年十月廿七日，第三頁。

一九八八年法國政情回顧